

认知视角下的情态解读

谢 昆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在认知视角下, 从三种主要的认知理论——作用力图示理论、认知隐喻理论和动态模型理论出发对情态的产生和演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揭示了情态产生、演进的内部认知机制。同时, 在对比不同语言体系语言学家所具有的相似认知观的基础上, 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不同认知原理在阐述情态体系本质上的不同。

关键词: 作用力图示; 认知隐喻; 动态模型; 情态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识码: A

传统结构语言学研究语言结构彼此之间的形式关系; 语义学研究语言符号对其所适用的对象的关系, 属于结构内部关系 (structure-internal); 语用学侧重于语言符号对其解释者的关系, 是结构外的关系 (structure-external); 认知则体现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展现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认知语法的目的就是揭示语法系统中不同范畴、不同结构、不同层次所体现出来的认知原则, 对语言现象做出充分解释。

1 作用力图示理论

L.Talmy 是最早用认知原理对情态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对情态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运用作用力图示理论 (force schemas) 对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进行阐释。该理论由三部分构成, 基本图示为某一物体在外力的强制作用 (compulsion) 下会沿着力的强制作用方向继续前进 (图 1)。另外两部分体现为作用力的阻碍 (blockage) 和阻力消除 (removal of restraint)。前者指作用力遇到阻碍时, 障碍物会使作用力发生转向或造成作用力沿着障碍物的方向继续推进 (图 2); 后者体现为障碍物因作用力而发生偏移, 致使阻力消失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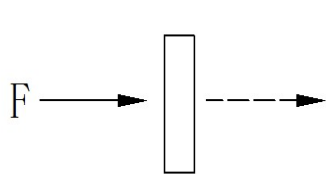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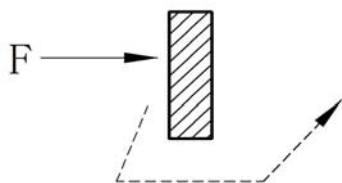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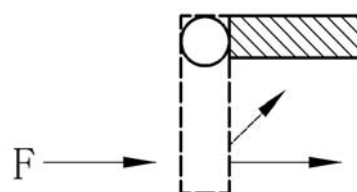


图 3

(1) 我可能/一定不会爱你。 | (2) 你可以/必须走了。

例 (1) “可能/必然”表达认识情态, “可能”表“推测” (speculative), 具有不确定意

味,“一定”表示“推断”(deductive),表示以一定证据为基础的推论。前者用作用力图示可以理解为在 F 作用下,表示“可能”的矢量因障碍物的作用方向发生偏移,或者冲破障碍物的阻挠,沿原方向继续前进。后者意为表示“必然”的矢量在 F 作用下冲破障碍物的阻力,具有结果必然性。例(2)“可以”表示道义情态的“许可”,“必须”理解为道义情态的“义务”,前者意为道义情态的“可能”,后者意为道义情态的“必然”,它们关于作用力图示运作原理可与认识情态的“可能”和“必然”作同样理解。

2 隐喻投射理论

认知语言学家 E.Sweetser (1990: 49—51) 在 Talmy 作用力图示原理的基础上,将情态认知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她认为语言中的情态是真实世界领域和言语行为领域的隐喻投射 (metaphorical mapping),即认识情态是根情态(道义情态)语义延伸。根情态指现实世界的义务、许可或能力,认识情态指推理的必然性、盖然性、可能性。同时,她认为这种投射产生的原因是我们经常将外部世界的语言运用到内部心理世界,而且这种应用经常呈现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并行的隐喻结构。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是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映射(mapping)到另一个概念域,从而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王寅 2009: 406) 道义情态区别于认识情态,关注的不是命题的真假,而是行为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和联想,将现实世界中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抽象映射至思维领域,从而产生认识情态的“可能”与“必要”。这一点,从情态动词发展的历时演变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英语情态动词首先用来表示道义情态,然后才扩展至认识情态。如 may 是从表“身体力量”和“强壮”的古英语词 magan 发展而来。

言语行为动词(speech act verb)也表现出一种从根情态意义向认识情态意义的语义投射(Sweetser 1990: 69):

(3) I insist that you go to London. (我坚持认为你该去伦敦) | (4) I insist that you did go to London. (我坚持认为你去过伦敦)

例(3)在言语行为动词 insist 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你”去伦敦的实际效果,具有道义上的潜在“可能”。例(4)insist 所支配的宾语小句 you did go to London 表达认知主体主观意念中存在的事实“你去过伦敦”,是认知主体的主观推测,表达认识情态。言语行为动词通过隐喻将“行域”投射至“知域”,进而通过言语行为主体的言行表达出来。

沈家煊(2003: 195)认为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域,即行域、知域和言域。“行”(content)指行为、形状,“知”(epistemic)指知识、认识,“言”(speech acts)指言语、言说,语词的行域是基本义,知域和言域都是通过隐喻从行域所表示的基本义引申出来的,并以此分析了汉语情态动词不同派生义项之间所具有的“行、知、言”特点。

(5) 他能听懂俄语。 | (6) 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 | (7) 我能走了吗?¹

例(5)中情态动词“能”表示动力情态,意为他具有听懂俄语的“能力”,属于行域;例(6)中的“能”属于认识情态,言语主体从自身主观认知出发“推测”“你们能有什么正经事”,属于知域;例(7)既不表达我是否具备“走”的能力,也不表达对我是否“能走”的推测,而是表达请求的言语行为,例(7)我能走了吗?≈请问,我能走了吗?沈家煊关于情态动词“行、知、言”三域的划分与 Sweetser 对情态义衍生的认知过程具有相似性,即都由“道义情态”所表示的“行域”映射至“认识情态”所意味的“知域”并进一步引申出“言语行为情态”做表示的“言域”,三者通过认知“隐喻”和谐统一起来。

G. Lakoff 和 M. Johnson (1980) 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运用隐喻手段对表示意向情态的感情态度谓词进行了系统描写。例如:在英语中,感情模态词 happy (高兴)和 sad (悲伤)被隐喻性的对立为“高”和“低”。这种隐喻方式一方面具有实证性的

理据——人在高兴时会昂首挺胸，忧伤时会低头含胸；另一方面得到语言理据的支持：该隐喻是“好——上，不好——下”这类隐喻的特殊情形。上述描写方式的优点在于它揭示出了情感状态词内部所具有的不同语义等级，为把与这些词汇相关的大量隐喻表达引入描写提供了可能。

俄国学者 Ю.Д. Апресян (1995: 456) 认为上述隐喻与特定的情态词所产生的联系缺少语义学上的理据。某些隐喻表述与其说是由固定的语言实践所决定，不如说是个性化使用导致的结果，例如，Lakoff 提出爱情“旅途形象”，将爱情隐喻为交通工具，然而社会活动的诸多形式都可以与旅途或交通工具获得相似的隐喻描写手段——谈判、决定、批评、表扬等。俄国学者 В.А. Успенский 也用相同的隐喻手段刻画了一些表示情感的意向情态词，如 страх (恐惧), горе (悲伤), радость (欢乐), авторитет (威望) 等，按照他的观点，авторитет (威望) 可以被想象为一个“实心球”，在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大而重的球，不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小而轻的球，把“威望”概念化为一个饱满的气球的结论，实质上是根据气球容易破碎和可以被吹起来的特征所作出的。但是，第一，易破碎和可以被吹起来的物体不仅仅是球形物体，试比较：Банка (стекло 玻璃, струна 琴弦, шина 铁箍, перчатка 手套) лопнула (罐子裂开了)；第二，在转义的情况下，судебное дело (法律案件), план (计划), репутация (名誉) 也可以“破碎”和“吹”，甚至可以说 дутые цифры (夸大的数字), дутые отчет (虚假的总结), Фирма лопнула (公司破产了), Затея лопнула (想法破灭了) 等。

Апресян 针对上述情感义意向情态词隐喻描写所具有的片面性及语义理据内在联系的薄弱特点，在其所建构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世界图景的宏观背景下，针对该类情态词的隐喻理据进行重新解读，对本体及喻体之间的隐喻联系进行了更加细致、确证的阐释，并对意向情态词作出了语言的集成化描写，将其释义进行系统性词典学刻画。

Апресян (2005: 39) 认为，对朴素的世界图景进行的研究应该定位于对词汇进行系统的描写，但词汇的系统描写应该以对表示人的词汇进行系统描写为基础，因为人的形象在朴素的世界图景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他按人体器官将构成“人”这一有机生命体的基本系统进行分类，每一个生理器官会产生一些特定的、与该生理器官相对应的生理状态和行为。然后利用其释义元语言中与这些系统、器官、状态、行为相对应的语义单子对这些类别进行概括，这些系统可以概括为：官能系统、生理状态系统、生理反应系统、行为和活动系统、愿望系统、思维、智力活动系统、情感系统和言语活动系统。情感系统为人类所特有，任何一种情感体验都能激活人类的其他官能系统。

Апресян (1995: 459) 区别于欧美学者关于情感隐喻所具有的语义理据的刻画，提出了“心理状态的身体隐喻”，即以某些生理和情感的状态的认知“相似性”为基础，以生理反应来比喻情感。他认为当人处于某种生理状态时，他的心理感觉与他的身体感受到的状况相似，страх (恐惧) / холод (寒冷): Зубы стучат от холода (牙齿冷的直打颤), Руки онемели от холода (双手因寒冷而僵住); жалость (怜悯) / боль (疼痛): Сердце разрывалось от жалости (因怜悯而心痛); страсть (激情) / жар (炽热): От страсти сохнут (在激情中枯萎), Страстью горят (激情燃烧); отвращение (恶心) / неприятный вкус (怪味): тошнит от отвращения (因厌恶而恶心), плевать от отвращения (恶心得直呕)。Апресян 在其语言世界图景的背景下，对抽象情感语词作出的隐喻性描写更具有理据性和跨语际间的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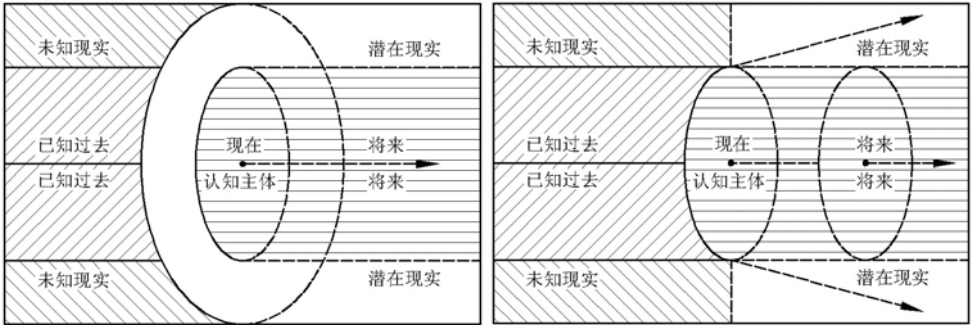
在对抽象情感语词做出上述隐喻诠释的基础上，Апресян 将情感语词的释义进一步词典化，并给出情感语词的统一词典释义模式：“X 处于情感状态 Y 时，心灵感受到的状况，类似于 X 处于生理状态 Z 时，他的身体所感受到的东西”。例如对语词 страх (恐惧) 所作出的词典释义为：

Страх X-а перед U-ом (X 在 U 面前的恐惧) — (Он испытывает страх перед будущим)

（他对未来感到恐惧）= “由 U 引起 X 不愉快的感觉；当 X 感受或者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有危险时，会出现这样的感受 Y；X 内心的感受类似他在身体受冷时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Z；身体对这种感受 Y 做出的反应就像遇冷时做出的反应 Z；经受这种感受的人都不想让别人发现；如果这种危险的感觉增大，他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失去控制，开始奔跑或者开始大声喊叫”。（Апресян 1995： 463）。

3 动态模型理论

认知语言学家 R.Langacker（1991： 274—276）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模型演变理论（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DEM），该模式理论认为人类是现实世界的体验着，现实世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随着时间进程的演变对现实世界所产生的主观认知会不断得到深化，将现实世界的类范畴概念化，并用相应的认知模型来进行表达，现实世界的认知模型可以图示演绎为：



如图所示，制约认知主体对客观事件的能动反映主要有两点因素：一方面体现为事件在客观世界中的外部时间结构；另一方面限制来自认知主体自身。事件的动态演变模式以“现时世界”为截面，截面左侧为“已过世界”，截面右侧为“将来世界”。“现时世界”和“已过世界”属于既存事实，认知主体可以通过自身主观能动而加以感知，具有可知性。“将来世界”由于尚未发生，认知主体无法通过自身主观能动进行感知和预测，因而属于潜在的世界，具有不确定性，不可知性。除此之外，认知主体由于主观生理构造及生物演进的天然法则作用，无法感知超越自身时空界限的“既存事实”，因此，上图内圆截面左侧以外的区域为认知主体受制于客观条件无法感知的既存“未知现实”。

在语法层面，主要通过“时”、“体”和“情态”对现实事件进行界定。一些具有形态变化的印欧语言，如英语、俄语，“既存事实”主要通过体现事件外部时间的“时”范畴和体现事件“内部时间”的“体范畴”进行定位，“现时世界”主要用现在时和未完成体进行表达；“已过世界”主要通过语法过去时和完成体进行表达，当然这是在常体意义的一般性表达，没有考虑具体语境下的变体意义。汉语作为典型的非形态变化语言，没有词形变化，主要通过“体标记”对事件进行定位，在现代汉语里，以“起来”为补语的行为方式短语动词可以表示行为的开始、以“完”为补语的行为方式短语可以表示行为的终止、用动词重叠表示短时体、用“了”附着在动词或动词形式上表达界限起点（唱了起来）、终点（看完了）、起止两端（坐了坐）的外在界限、用体助词“过”表示既存的事实，“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正在持续（张家骅 2004： 376）。未知现实由于处于认知主体主观认知范围之外，无法对其进行感知，只能通过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推理，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通过语义强度不等的认识情态进行表达：

（8）I may be in touch with you later.（我可能稍后与你联系）| （9）I must ask you something.（我必须问你一些事情）

例（8）、例（9）都体现为认识情态，但情态强度等级上具有差别，may 表示可能，must 表示必然，语义强度更强，上述两例都是对现实的推测，认知主体无法做出确凿充分的事实

判断，因而选择用情态手段进行表达。

综上所述，已知现实和未知现实具有明显的概念和语法上的对立：前者由认知主体亲身体验，确信等级高，通过时体范畴进行定位，带有零情态标记；后者不是由认知主体亲身体验，而是其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主观推测，除有时体标记外，还带有情态标记。

既存的现实世界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过程，当前的现实世界所具有的结构极大的限制了未来的发展过程，它预先决定了未来事件发展的轨迹，即沿着既定的路线，而非其他路线，Langacker用演变冲力（evolutionary momentum）来指称这种趋势。那些有可能出现在将来演变可能性范围内的被称为“潜在现实”。位于“现时世界”截面右侧的“将来世界”表示将来可能发生的“潜在现实”，具有时间上的潜在性，语言中应该用将来时态标记来表现，但是跨语言的研究表明，除少数几种土著语言外，很少有语言存在充分语法化的将来时态标记，而用情态动词、词汇、句法手段取而代之表达将来时。

“将来世界”语义表达上的差异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说明：一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remoteness），时间距离有表示即将发生的事件，如“be about to, be going to”等，属于近将来（immediate future），而will泛指将来的计划，属于远将来（distant future）；也可以是认识层面的，可以用不同强度等级的认识情态、意愿情态来表达，汉语中认识情态“应该”比“可能”语义强度高，相应的句子离现实的距离要小，事件实现的可能性要大。意愿情态主要通过带有言语动词的施为句来表达劝阻、命令、规劝之意，如：

(10) This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 It must be something like this. (必然是类似这样的某种东西)

(11) They suggest that kids should read literature. (他们建议孩子应该读文学作品) | He orders that each grab a low roof beam. (他命令每个人抓住一根屋顶的矮梁)

例(10) must（一定）比 may（可能）所具有的认识强度高，相应地，“一定”所限定的命题距离现实的距离比“可能”要切近，成为既定现实的比率也更大。例(11)两例均为由言语行为动词 suggest（建议）和 order（命令）引导的施为句，且“命令”比“建议”所具有的意向性更强，事件在将来时间发生的几率也更大。

静态事件区别于上述动态事件所具有的特点，静态事件在时间分布上具有均质、泛时的特点，没有明确的起止点，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会一直延续进行下去。因此，静态事件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区分，也不存在体、时对立，在语法上也是无标记的。但是在确信程度上存在差异，可以用具有不同强度的认识情态语词进行标记，试比较：

(12) 他不会说英语。| 他可能不会说英语。| 他确实不会说英语。

除上述认知视角外，王振来（2011：107—109）从认知语义学的视角出发，利用信息量原则（信息量小>信息量大、容易加工的成分>不易加工的成分）和语义接近原则对能愿动词的连词顺序（可能动词 A>必要动词>可能动词 B>愿望动词>估价动词>许可动词）²作出了认知上的解释。

可能动词 A 即为本文中所说的认识情态动词，它表示介于肯定和否定之间的一种概率，所含有的信息量小于肯定和否定命题所传达的信息量，根据信息量小>信息量大的原则，可能动词 A 排在其他能愿动词之前；王文所说的必要动词实际上是道义情态动词，必要动词（道义情态动词）所执行的行为具有社会约定性，是道德准则、法律规范共同约定的结果，因此具有公共性，而具体到某一个具体可能世界，该行为又被某一个体所执行，具有个体特殊性。可能动词 B 属于动力情态动词，表达能力和意愿，能力和意愿又可从“内部”和“外部”区分为“主观能动”和“客观允许”两种，该类动词所关涉的世界是关于某种个体或条

件的特殊世界，该类动词内部“能——会——可以”能够自相组合，互为先后，差异不大；愿望动词和估价动词均属于意愿情态动词，它们所表示的均是认知主体主观的愿望和估计，具有特殊性。“从信息量加工角度看，这五类动词的语义可达性具有很大差别，相对来说，理解一般世界比特殊世界容易，理解公共世界比个体世界容易。”

动词	可能世界 类型	可能世界的性质			
		一般世界	特殊世界	公共世界	个体世界
可能	普通世界	√	×	√	×
应该	理想世界	×	√	√	×
能够	条件世界	×	√	×	√
愿意	愿望世界	×	√	×	√
值得	信念世界	×	√	×	√

上述五类情态动词，可能动词 A 语义可达性大于其他几类动词，必要动词可达性小于可能动词 A，但大于其他三类动词可达性；“能够”、“愿意”、“值得”三类动词的语义可达性大体相同。

4 结语

以上我们从认知视角对情态进行了深入讨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表现出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有其独到之处。情态研究也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会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注重对其原因的解釋。随着认知语法的深入和功能研究的拓宽，情态研究会更加深入。（梁晓波 2001：37）比如心理空间理论等其他认知理论可能会对情态做出又一新颖的解释。Sweetser（1990：60），Langacker（1991：278）已经多次提到虚拟的情态心理空间，这为我们情态的认知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认知方向。

附注

1 汉语例句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英语事例取自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如非两者之一，则注明出处。

2 马庆株在《能愿动词的连用》一文中，从语义场理论和分布特征出发将能愿动词划分为六小类：能愿动词 A 类：可能；必要动词：得、应、应该、应当、须得、必得、要、犯得着、犯不着；可能动词 B 类：会、可、可以、能、能够、好、免不了、得以、容易、来得及；愿望动词：乐意、愿、愿意、情愿、想、想要、要、要想、希望、企图、好意思、乐得、高兴、乐于、肯、敢、敢于、勇于、甘于、苦于、懒得、忍心；估价动词：值得、配、便于、有助于、难于、易于、善于、适于、宜于；许可动词：准、许、准许、许可、容许、允许。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Ю.Д. Образ человека по данным языка: попытка систем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5(1).
- [2] Апресян Ю.Д.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II.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M]. Моск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3] Успенский В.А. О вещах коннотаций абстрактных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х[A]. Семио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Вып.11).
- [4] 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M]. Vol.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 [5]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London: Press of Chicago University, 1980.
- [6]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Talmy L.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J]. Cognitive Science, 1988(12).
- [8] 马庆株.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梁晓波. 情态的认知阐释[J]. 山东外语教学, 2001(4).
- [10] 沈家煊. 复句三域“行、知、言” [J]. 中国语文, 2003(3).
- [11] 王振来. 语义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2] 王 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13] 张家骅. 现代俄语体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Interpretation of Modality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XIE Kun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modality thoroughly and systematic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Force Schemas, Metaphorical Mapping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As the result, we reveal the internal cognitive mechanism. Meanwhile, from the comparative cognitive views of different linguist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ognitive theories on interpreting modality system.

Key Words: Force Schemas; Metaphorical Mapping; 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 modality

作者简介: 谢昆 (1983—), 黑龙江人,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 语义学。

收稿日期: 2012-04-27

[责任编辑: 叶其松]